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三十九至四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黄紹伊

文選卷三十九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上書

上秦始皇書一首

李斯 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溉渠已而覺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秖為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後二世具斯五

刑腰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東得百里奚於宛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迎蹇叔於宋史記曰百里奚謂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公莫知繆公傳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來邳豹公孫支於晉左氏傳曰晉郤芮丕鄭丕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令其言多忌克難哉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

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人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也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卬五剛切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人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公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人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公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人曰武王

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宜陽韓邑也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屬楚夷也鄢郢楚二縣也秦令人據之也益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成皋縣名周之東境遂散六國之從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為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史記曰秦王卒韓魏齊楚皆賓從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史記曰孝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秦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秦成帝業春秋保乾圖曰

光閭害蠶食天下高誘淮南子注曰蠶食食無餘也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負猶累也向使四君卻客而弗納踈士而弗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和隨之寶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于越珠產于江南玉產於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越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二枚二曰太阿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徒河切之鼓孫卿曰纖離蒲梢皆馬名鄭玄禮記注曰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

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駃決騠啼不實外廐周書曰正北以駃騠為獻廣雅曰駃馬屬江南金錫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於元切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言以宛珠飾簪以璣傅耳也說文曰珥瑱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善以別之化皆類此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隨俗雅化謂閑

雅變化而能隨俗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說文曰甕汲瓶也於貢切說文曰缶瓦器秦鼓之以節樂缶甫友切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簫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徐廣曰韶一作昭今棄叩缶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

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齎之謂也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說文曰齎持遺也夫物

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産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内自虛而外以對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吴王一首

鄒陽 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吴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宫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宫也三輔黄圖曰未央有曲臺縣衡天下 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殿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

輕重所以一舉臣也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晩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子容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爲王號爲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蘄以耳爲校尉服虔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爲援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工覆飛鳥下不見伏兔蘇林曰覆盡也言胡工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絶鄭玄禮記注曰流猶行也何則彊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爲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爲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彊爲河間王

至子襄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

六齊望於惠后

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人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思惠帝興呂后漢書曰文帝閔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列侯後齊文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也

城陽顧於盧博

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封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濟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又曰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陵濟北縣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

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死也漢書曰上憐淮南王不軌上乃立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

賜為廬江王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忿不能為兵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荊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約得要擊我南郡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

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犍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入當為吳人聊當為懷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入之犍漢截西河以懷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掎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善曰底與砥同底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無敢自進於前漢書王莽傳曰遊者為之談說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改易精思以謀慮之則無國而不可奸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千與奸同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

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善曰劉瓛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臣聞鷙至鳥累百不如一鶚孟康曰鶚大鵰也如淳曰鷙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夫全趙之時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應劭曰後分為三武力鼎士袪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服虔曰袪服大袂玄黃服也臣瓚曰鼎士舉鼎之士縣叢臺趙王之臺不能止幽王之沈患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呂后殺之沈令沈字也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西也善曰漢書曰淮

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韋昭曰徙蜀嚴道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貴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僚設諸寘劔於魚中以進抽劔以刺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臣瓚以為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諭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者也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孝文帝於骨肉厚也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揖早薨徙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方

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壞也善曰方言云瑋其肥盛晉書注以瑋為諱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興居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如淳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新垣過計於朝服虔曰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祖放所燒

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兵不留行善曰言攻之易故不稽留也收敝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其地如淳曰淅亦楚謂項王敗走也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康曰言國家不可庶幾得之也願大王熟察之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

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善曰畏其不成列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衛誠工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者干歷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張晏曰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考三日問之知與前辭同不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

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刖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者也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善曰以計其謬故令後之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善曰史記曰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心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

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榼形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善曰家語曰孔塗子之郯遭程子於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缺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善曰史記曰荊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曰為之柰何軻曰願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持其袖右手揕其胸於期從之自刎徐廣曰揕丁鴆切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

為魏冢
遂自剄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殆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善曰惡謂讒短也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孟康曰敬重蘇秦雖有讒惡王更膳以珍奇之味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

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鼻引脚於宋卒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書呂刑曰臏者脫去人之臏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臏漆蓋也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善曰史記曰范雎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范雎金千金及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魏齊遂使人笞擊范雎折脅摺齒雎得出亡八秦為應侯廣雅曰摺折也力合切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

河善曰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言秋兆踰雍而後入河也雍一龍切

徐衍負石入海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善曰論語讖曰徐衍負石伐手自狸守分亡身捉石失軀宋均曰狸猶殺也力之切

不容身於世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容於世無紹介通之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工之心善曰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移主工之心妄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為雜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乞食於路而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鄒子說梁王曰甯戚扣轅而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

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國語伶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曰鑠消也衆口所惡金為之銷亡積毀銷國亦云銷骨又曰讒毀之言骨肉之親為之銷滅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所以彊盛史記曰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張晏曰子臧越人也

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善曰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朱象管蔡是矣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讐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善曰史記曰燕王噲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乃亡又曰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

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刳姙者觀其胎產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彊霸諸侯張晏曰寺人勃鞮也善曰國語曰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袪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郤畏偪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祛袂也勃鞮字伯楚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善曰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已見西征賦越用大

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方諸侯畢賀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三月而相楚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迎之子終辭使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今人主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善曰言士有功可報者思必報披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王竭心謀示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善曰於士

所求無所愛惜也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善曰戰國策刁勃謂田單曰跖之狗或吠堯非其主也吠音吠並同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荊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沈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張晏曰柢下本也輪囷離

奇委曲盤戾也蘇林曰柢音帶善曰廣雅曰蟠曲也周去倫切離薄恭切奇音衣 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善曰器謂服玩之屬容謂雕飾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秪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善曰談或為游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善曰伊尹管仲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善曰小雅曰開達也是使布衣之士不

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語考比讖曰引五子以避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為卑辭所牽制戰國策蘇秦曰甲辭以謝君衆口已見上文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善曰戰國策曰荆軻既至秦特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内臣如郡縣又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秦王驚自引而起乃引其匕首以摘秦王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六韜

曰文王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臣聞呂尚遇文王立為大師史記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俱為師也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善曰漢書音義太公望塗遇卒遇共成王功如烏鵲之聚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牆臣妾所見牽制說文曰牆垣蔽也然帷妾之所止牆臣之所居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皁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善曰不羈謂才行高遠不可羈繫也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善曰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已采疏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疏此焦之有哉棄其疏乃立

枯於洛水之上疏即古疏字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砥磨石也論語撰考讖曰子罕言利利傷行也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晉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睢曰賁育之勇焉而死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善曰車塵言清尊之意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

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道傳羿羿傳逢蒙)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服揖曰銜馬勒也橛騑馬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子曰汎埽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有飾橛而後鞭策之威)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呂氏春秋吳為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

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

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櫚瓦墮中之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吴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枚乗字叔淮陽人為吴王濞郎中吴王初怨望謀為逆也乗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乗弘農都尉卒然乗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舜

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以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為天子誠得其道者也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秉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秉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

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臣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微切甚急善曰曾子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矣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

雞卵綦上公曰危哉論語曰天不可階而升也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善曰弊猶盡也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顏師古曰走趣也元為泰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卻背而走迹愈多影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疾而影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景靜處以息迹愚亦甚矣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

勿為欲湯之滄漢書音義或曰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知絕薪止火而已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善曰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善曰自從也泰山之霤力救切

穿石殫極之綆斷榦晉灼曰綆古綆字殫盡也極之綆榦井上四交之榦常為汲者所契傷也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張晏曰黍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惠也徑直也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蘖足易去也莊子曰掾撣初生可抓而絕廣雅曰搔抓也字林曰搔先牢切抓壯交切攓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

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礱磨也礱力公切尚書注曰砥磨石也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鼂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善曰胡戎為難舉兵而却也漢書曰

金城郡有榆中縣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善曰漢書曰南夷自嶲東北君長十數筰都最大筰在洛切六國已見李斯書六國乘信陵之籍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常總五國卻秦有地資也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顔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善曰言地多秦十倍民多百倍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

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訾量也譬猶蠅蚋之附群羊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善曰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蚋而銳切蚋猶觸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善曰謂漢鼂錯也錯為御史大夫故曰三公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貴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韋昭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此言貢獻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

而出也軍行數千里不絶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如淳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善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興軍遠行也軍一為運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獻之而行也轉粟西鄉陸行不絶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耳臣瓚曰海陵縣名有吳太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也游曲臺臨工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也蘇林曰以海水朝夕為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冀十分之

中得半安全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善曰吳饟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也地里志有魯國及東海郡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餓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四吳發反背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迹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欒布等聞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善曰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令乘已言之漢書與此必有一誤也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菑川四國王也發兵應吳楚

趙因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應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因無異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掩匿也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内矣張晏曰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方十里言王必見制於此地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善曰將北地謂將兵在吳軍之北也弓高宿左右服虔曰弓高侯韓頹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至南兖州廣陵令郭彦文得罪辭連淹繫州

獄中上書眾素

覽書卽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春秋考異郵曰桓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 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 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海水大出許愼曰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寃告天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 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 沈約宋書曰郡縣爲封國者內史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爲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崩通讀樂毅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揚雄見屈原作離騷怨其文讀之流涕也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

行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長不須更默故曰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氏傳曰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劒不顧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馬遷悲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鄒陽書曰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又曰臣始不信今乃知之伏願大王覽停左右少加憐察鄒陽書曰左右不明卒從史記又曰願王熟察少加憐焉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淮南子曰處僻之鄉蓬戶

夔牖樑桑以為樞北齊人所謂形植矜黑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樑桑條為戶樞訛茈扂且謂泰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人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是博學疑聖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曰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漢書曰帝賜嚴助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説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詩序曰側身脩行班婕妤自傷賦曰應門閉兮禁門扃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

之末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白狐裘至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馳去至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為雞鳴遂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君乃還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在宮當就三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横行天下司馬遷書曰使得奏薄伎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鄭玄毛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彼及已也曹植鹽歌曰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移寶佩荊卿黄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燕丹子曰荊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

為太子變企但劈痛耳史記趙襄子數豫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讐臣事智伯死而子何獨為報讐也豫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

左氏傳曰衛大子迫孔悝於厠強盟之子路曰夫子無勇若燔臺未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弑二公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莊子弇堈弔曰今於道秋毛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剖心摩踵以報所天

鄒陽上書自明曰剖心折肝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為之劉熙曰致至也左氏傳箴伊克黄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

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黷

揚惲書曰言固陋之愚也

迹墜昭憲身服幽圄

陸機謝內

史表曰幽執囹圄當爲誅始履影弔心酸鼻痛骨詩曰顧瞻周道中心弔兮鳥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子丹謂麴武曰今秦王反戾天常每念之痛入骨髓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尸子曰衆以虧形爲辱君子以虧義爲辱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李陵荅報蘇武書曰每一念至忽然亡生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日行秋令則天多沉陰蔡邕月令章句日陰者密雲也沉者雲之重也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李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天搥心而泣血也韓子

日卞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下官雖之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以論行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閒臥於巖石之下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眞蜀有嚴君平君平卜筮於城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衡曰谷口鄭子眞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永明金馬著作之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曰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又賈誼曰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俱啟丹冊並圖青

史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有青史子音義曰古史官記事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左氏傳曰叔向貽子產書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伍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淮陽醫工長後王朝京師得會見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笞工將之恥絳侯幽獄

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絳侯誅諸呂囚於清室又曰而僕又佴之蠶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司馬遷書曰如僕尚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禄而不返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鄲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謝終不肯受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楚狂接輿已見鄒陽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即位變名姓隱身不見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莊子曰鉗墨翟之口燕丹子荆軻曰田光向軻吞舌而死何以見

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左氏傳子方曰子事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漢書王先生謂鄒陽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軻之燕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尚書曰放勛欽明管子曰天下有道人樂其業青雲浮雒榮光塞河尚書中候曰成王觀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榮光並出幕河清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西泊臨洮土刀切狄道北距飛河陽原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代郡飛狐山陽原蓋在大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

已揚雄㦸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賢儧智儧音贊論語摘輔像曰帝率握昭景飲醴莢英爲歷來均曰炤景謂業遲所炤也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鄭司農曰圜土獄城也一物之微有足悲者家語孔子謂哀公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此思憂則憂可知也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梧丘夜坐睡夢見一丈夫倚從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共孔公令厚葬之乃思及白骨說苑曰景公畋於梧丘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巢亭爲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阯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云鵠奔亭鴻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

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啟

奉答勅示七夕詩啟一首任昉集認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殊未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任彥昇

任昉啟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春秋合誠圖曰黄帝布迹必稽功務法衆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興緒託情風什希世罕工毛詩題曰開雎之什魯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雖漢在四世魏

稱三祖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貴鄉公詔曰昔二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王肅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其多幸親逢旦暮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之遇也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易曰潛龍勿用法言曰若孔門用賦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

而待詔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荅賓戲曰泥蟠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見乃拜樂安偕為郎中又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左氏傳曰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語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顧集有辯才論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効蚩鄙已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箋曰蚩鄙益著闇纘上詩表曰勞者歌其事貴露蚩鄙臨啟慙恧女六切罔識所寘謹啓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啟一首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蔚官累至

緣建大守卒濟陰卞錄曰壼字望之示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里敗績壼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眕盱見之隨從俱為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貞

公眕音真忍切盱休于切

任彥昇

臣彬啟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敕當賜脩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壼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敎同悲隱淪惆悵王隱晉書述曰壼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嘆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名敎謂王隱

隱淪謂翟湯世說注廣曰名欽中自有樂地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而年世貿遷狐裔淪塞廣雅曰貿易也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兎成穴童牧哀歌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兎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感慨自哀日月纒迫劉公幹贈五官中郎詩曰感慨以長歎陛下弘宣敎義非求效於方今杜預左氏傳序曰弘宣祖業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說苑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壹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左氏傳曰凡諸侯薨於朝會葬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樵蘇之刑遠

流於皇代戰國策顔斶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罪死不赦

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啟事以聞謹啟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一首劉璠梁典曰昉爲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於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爲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彥昇

昉啟近啟歸訴庶諒窮欵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左氏傳楚蓫啟彊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毛詩曰鼠思泣血尚書曰坐以待旦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鵩鳥賦曰品庶每生蒼頡篇曰鎔炭鑪所以行銷鐵也干祿祈榮更為自拔論語曰子張學干祿虧教廢禮豈闕視聽言己之所陳但正虧教而廢禮豈敢闕白於視聽哉所不忍言具陳茲啟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啟公羊傳曰謂之新宮不忍言也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晉中興書簡文詔曰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也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禮記曰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鄭玄曰慈愛敬進之也又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膝下之懽已同過隙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几筵之慕幾何可憑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

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何

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鄭玄周禮注曰奠所爲饋曰奠聲類曰酹以酒祭地也酹力外切論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又曰祭神如神在

晨暮寂寥閴若無主若覓切埤蒼

曰閴靜也喪服傳曰無主者其無祭主王隱晉書曰傅咸遭繼母憂上書曰咸身無兄弟到官之日哀祭無主

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呂安答嵇康論曰易明子之理不在多喻

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區宇乂寧周易曰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孟子曰沛然下雨

是知孝治

所被爰至無心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

之人俯伽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敎義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不任崩迫之情謹奉啟事陳聞謹啟

文選卷三十九

文選卷四十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彦昇　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却　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為綏　顧望避敵逗

桄奴敕切有刑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桄當斬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桄顧望也至乃趙母深識乙不為坐史記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不坐乎王許諾魏王著令抵罪已輕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昝明罰斯在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新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者死罪家戮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蹔擾彊陘王師薄伐所向風靡德敘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左氏

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入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捷尚書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吳歷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使亂斫遂破北軍歷陽縣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伷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沂曰塗澗魏步道所出也又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沈約宋書曰宋世分郢州州為司州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猾也左氏傳子産曰今陳介恃楚衆憑陵弊邑故司州刺

史蔡道恭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戰守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八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頹壯士猶不降及城陷挫其餘衆求恭屍卒不能得率勵義勇奮不顧命潘安仁汧馬督誄曰率勵有方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全城守死自冬徂秋潘安仁汧馬督誄大將軍疏曰臨危奮節保叡全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焉支山毛詩曰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漢書曰武帝遣驃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為戊已校尉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

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之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鄒陽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英雄記曰袁術嚴兵為呂布作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漢書宣帝詔曰傳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啟土而已哉漢武帝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杅音盂又曰涉安侯於單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邦啟土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晉起居注詔曰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風靡毛詩曰旋車言邁故使蝟音謂結蟻聚水草有依漢書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者蝟毛而起吳志曰錢塘大帥种式等蟻聚

為魁漢書曰玁狁獯鬻居於邊地逐水草遷徙也

方復披甲盤桓緩救資敵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誕六軍披甲而誕自困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謝承後漢書胡爽曰狄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衄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郢州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荊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道景宗不能禁遂失三關諸戍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戍名也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

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衂衂折挫也

疆埸侵駭職是之由

左氏傳曰齊人侵魯疆埸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愼守其一又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

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

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御以誅賞毛萇詩傳曰寘置也主謂爲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爲句臣當下讀也

臣謹按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遘茲多幸

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漢書曰上先封蕭何爲鄭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

曰知之上曰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

賞茂通侯榮高列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邵曰通侯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也

負檐裁弛鐘鼎遠列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弛於負擔君之惠也又曰欒左師每食擊鐘家語曰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

和戎莫效二八已陳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

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遥也

潤草塗原豈獲自已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

且道恭云逝

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生曹死蔡傻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毛萇曰靦姑也鄭玄曰汝姑然有面目也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也魏武置法案以從事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伏惟聖武英挺畧不世出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無二於天下

蓋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奉而行之實弘廟算西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算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算勝得算多也惟此庸固理絕言提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實庸固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逆西都漢書匈奴傳贊曰久矣夷狄之為患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汧馬督誄曰聖朝西顧關右震惶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愍彼司泯致辱非所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園陵辱於非所旦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下太

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絓胡卦切諸應及咎者别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奏彈劉整一首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凡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氾毓字孤家無常子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内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曰氾毓字稚春濟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毋衣無常主也氾音凡毓音育是以義士節

夫聞之有立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千載美談斯為稱首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封禪書曰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留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逡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

六㪷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户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敎子乞大息寅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敎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谷准錢五千文不分逡其奴當伯先是

衆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别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緑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緑草與遂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緑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

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令在整
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弟二息師利去年十月
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
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
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
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逡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
逡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
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王法志等四人於時在整

母子左右整語釆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齋實非釆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孃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齋疑是整婢釆音所偷苟奴與郎逡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釆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齋苟奴登時欲捉取逡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齋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逡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釆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叔子列孃被奪

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畧兄子逡分前婢貨責及奴敎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絓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昭明刪此文太畧故詳引之令與辮相息也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闔茸名敎所絕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閭閻歷諸侯弔屈原曰闒茸尊顯讒諛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任放為達或有裸體樂廣曰名敎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為群在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惡積釁稔親舊側目

左氏傳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與桀同誅漢書音義曰列侯宗室見到都側目而視

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謂大罵也禮記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包咸論語注曰肆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曰莠醜也

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謂打遐也謝承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

薛包分財取其老弱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頹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

微拜侍中 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人與寡嫂詐訟田遂不仕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徵文通之偽迹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託毫素袁彥伯名臣讚曰迹浮必偽昔人睦親衣無常主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之行衣無常主已見上文整之撫姪食有故人謂責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恐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襢昌古切帷交質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從王媼武負貰酒兩家常折券棄債左氏傳晏子曰

釜十則鍾杜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庾詩曰漸車帷裳毛萇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方言曰江淮謂襜褕為童容左氏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人實敎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敎義嵇康絕交書曰世敎所不容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黜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敎偷車龍旂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　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　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逡巡致仕　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　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怨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升降

政踰俗革吳都賦曰厥隆與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秦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自宋氏失御禮敘彫衰荅賓戲曰周失其御衣冠之族日失其序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袁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左氏傳鄭莊公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廝音斯庶毛詩曰瑣瑣姻婭則無膴仕毛萇曰兩壻相謂曰亞漢書曰有廝養卒如淳曰廝賤也販鬻祖曾以為賈道鄭玄周禮注曰居賣物曰賈明目腆顏曾無愧畏丁德禮厲志賦曰苟神祇之我昭永

明目而作孔安國尚書傳曰腆厚也毛詩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若夫盛德之脩世業可懷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幽通賦曰進世業之可懷欒郤之家前徽未遠左氏傳叔向曰欒郤胥原降在皂隸杜預曰晉舊臣之族也既壯而室竊貲莫非皂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嘲曰司馬長卿竊貲卓氏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早人曰輿臣隸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帷也母戒女施衿結褵國語曰越王句踐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箒於王宮者也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彗

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陛下所以負扆於紀切興言思清敝俗者也禮記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扆與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尚書曰奕俗奢麗萬世同流臣實懦品謬掌天憲范曄後漢書劉陶上疏曰今權臣口含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為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爾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風

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賈逵國語注曰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也）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檀道鸞晉陽秋曰王雅字茂達東海郯人為右僕射周禮曰八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州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盛陳郡錄曰謝石以有大勳遂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也）而托姻結唯利是求（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秦與晉出入秦惟利是視）玷辱流輩莫斯為甚（孝經鉤命訣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

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魏志曰滿寵字伯寧景祐二年為太尉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荀綽冀州記曰奮高平人也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覔婚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家溫而食厚祿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閥漢書宋傳曰王卿憂公齋閥閱詣府音義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也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閤主簿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閤寶早有令譽歷侍中吳郡大守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娶妻及納徵皆曰聘周禮曰穀圭以聘女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

風聞符同窮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臧榮緒晉書陳畧有譽西朝干寶晉紀曰苗顧欽司隸校尉滿奮荀綽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漢書音義曰連親姻也尚書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潘岳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笫左氏傳鄭子産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鄭玄曰帨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杜預曰笫簀也

鄙情賛行造次以之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為疣贅也糾慝繩違允兹簡裁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也尚書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漢書音義曰無忌却泰有地資也同人者貌異人者心列子曰夏桀殷紂魯桓齊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也以彼行媒同之抱布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猶不雜聞之前典左氏傳曰公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讖曰格言成法家語顔回曰聞薰猶不

同爲而藏馬浙簡詠曰開之前典

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調趙文子知人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玄曰管管鍵者也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阜臣輿又曰僕臣臺高門降衡雖自己作陸雲答兄書曰高門降衡修庭樹蓬蔑祖辱親於事為甚說文曰伐輕易也蔑與伐古字同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賈逵曰宋昭公革心易行臣等參

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言禁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源官品應黄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牋

答臨淄侯牋

楊德祖典畧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才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人是時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脩答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敎交關諸侯乃收殺之

脩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毛萇詩傳曰彌終也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易曰君子傳曰其文蔚也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說文曰諷誦也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仲宣依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寄身袁氏故云冀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土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潁汝潁太祖食邑故云魏也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尚書曰樹之風聲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家語曰孔子出乎四門周章遠望曹植足下高視於上京也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

有聖善之教（發武王名也旦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漢書桓譚曰楊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然）鍾又甞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論語子貢曰仲

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也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鷗而

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植為鷗鳥賦亦命脩為之而脩辭讓植又作大暑賦而脩亦作之終日不敢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敎使刊定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拑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

庸也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桓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

並以延亦衆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徵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强著一書悔其少作曹植書曰揚雄猶稱壯夫不為揚子法言曰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少失照切若比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諐邪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言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總祖何以言之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謂之過言論語曰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曹植著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家之言東京賦曰忘

經國之長基封銘功景鐘書名竹帛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

碑書曰飛英聲

敗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韋昭曰景鐘景公鐘也墨子曰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

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詩曰矇瞍奏工

敢望惠施以忝莊氏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慙恃惠子知我也

敢望此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乎莊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

季緒璅璅何足以云曹植書曰劉季緒好詆訶文章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

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

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 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頴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囀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而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頌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 左氏傳曰叔傳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 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 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

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廣雅曰抗高也）聲悲舊笳曲美常均（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間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也）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桓譚新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左氏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

雜以怨慕暨及也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古詩曰胡馬依北風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說文曰衽衣衽也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妠賽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騏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騏與顛音同也其史妠賽姐盐亦當時之樂人聲類曰妠奴紺切說文曰媼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姐子也切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說文曰詭變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

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

左氏傳曰得臣與寓目焉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詩曰吉甫宴喜欲死罪死罪

荅東阿王牋一首

陳孔璋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太祖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

高世之才秉青蓱干將之器漢書袁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蓱為參乘青蓱進視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蓱曰去長者且

有事青蓱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
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不言火為人臣之道如我者
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蓱蹤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
青蓱砥礪於鋒鍔虎丁剖犧於用刃越絕書曰楚令歐
冶子于將為鐵劍二枚吳越春秋曰于將
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于將一曰莫邪拂鍾無聲應
機立斷說苑曰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舩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
河而溺安能說東諸侯乎過曰獨不聞于將莫邪拂鍾
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
楫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
主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狗也又曰淳于髡三稱鄒
忌三知之髡等辭屈而去故所
以尚于將莫邪者貴於立斷此乃天然異禀非鑽仰
者所庶幾也言人性自然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禀受也論語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

堅

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說文曰焱火華也鹽念切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呂氏春秋曰飛兔騕褭古之駿馬也流星言疾也李尤七歎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驌驦偃蹇而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王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詩曰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頌謂謳吟歌誦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一首 魏畧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魏志曰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時重答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 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旋論語陽貨曰歲不我與 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 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安曰騎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 置酒樂飲賦詩稱壽 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也 自謂可終始相

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畧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西京賦序曰雍容揄揚漢書曰嚴助侍從雍容若乃邉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漢書延年曰羣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積而狎至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侶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

國卒以敗亡臣竊耻之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魏文帝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鵩鳥賦曰化為異物人何足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伏惟所天左氏傳臧尸克貲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班固答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項代曰場圃講藝之處也發言抗論窮理盡微周易窮理

盡性孔安國尚書傳曰微妙也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鸞龍鱗羽之有五彩故以喻焉谷永戚曰擒藻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傅武仲下筆不休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文帝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光武為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湯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也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周易曰同聲相應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敕正也慎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

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時邁齒載徒結切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寧孔謂齊侯曰伯舅耋老杜預曰七十曰耋也猶欲觸胃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僂僂尚書曰僂僂謹敬也以來命備悉故畧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吴季重魏畧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燿靈匿景繼以華燈楚辭曰角宿未旦燿靈藏廣雅曰燿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雖虞卿適

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史記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鎰再見為卿故號為虞卿入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小器易盈先取沈頻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孔安國尚書傳曰沈謂醉冥也頻猶弊也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言毋事承前無所改易也深淺猶善惡也然觀地形察土宜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漢書有恒山郡服虔曰恒山在西漢書代郡有平邑及代二縣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漢書曰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耻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

間縣名何曰栢人上曰栢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 重以泜水漸漬疆宇 漢書恒山郡元氏縣有泜水首受中丘西出窮泉谷入黃河泜音脂 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 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奇譎謂拔趙幟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 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 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也故想其風邯鄲趙所都也 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 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 都人士女服習禮教 西都賦曰都人士女殊異於五方 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 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趙顧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

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也而質闇弱無以莅之毛萇詩傳曰莅臨也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尚書曰咎繇邁種德風聲已見上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詠情性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爾雅曰科條也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禁尚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賦事行刑資於故實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抑亦懔懔有庶幾之心孔安國尚書傳曰懔懔危懼貌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

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盧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丘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入為光禄大夫侍中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胷臆約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爾雅曰貿易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滎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為其辭

魏帝高貴鄉公也

太祖晉文帝也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

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褎有德

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

昔伊尹有莘氏之

滕（由證切）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滕臣湯立以為三公史記曰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氏滕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尚書中候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在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受已成之業呂望暫把旄鉞一時指旄皆大啟土宇跨州兼國）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踧

蹈也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王為相國人景紀曰天子策王為相國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靡石上邽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羌震服漢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靡節西征羌僰東馳封禪文曰昆蟲闓澤回首面內劇秦美新曰迴首內嚮喁喁如也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

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之涉切三越王隱晉書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陷潰斬送誕首魏志曰誕閉城自守遣小子靚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以比孫權爾雅曰慴懼也郭璞曰即慴字也漢書有三越謂吳越及南越及閩越也宇內康寧苛慝不作過秦論曰包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曰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居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也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故聖工覽乃眷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明公宜承聖旨受茲

介福允當天人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傳楚子曰軍志云允當則歸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國語曰齊敬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西塞江源望祀岷山漢書曰江水祀蜀塞特牲赤牛瀆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曰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長揚賦曰迴戈邪指南越相夾靡節西征羌僰東馳今以靡為弭誤也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國語蔡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

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為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仲長子昌言曰人生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之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謝玄暉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為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敕朓可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皇帝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橫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左氏傳曰橫汙行潦之水尚書日江漢朝宗于海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班固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曰蹇跛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沃若調柔也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皐壤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兮私自憐岐路西東或以歔唈烏合切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人曰雍門周見於孟嘗君為之嗚唈流涕歔與嗚同況迺服義徒擁歸志莫從言察服義之情也楚辭曰身服

義而未沫鄭玄儀禮注曰擁抱也孟子曰浩然有歸志曾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

邈若墜雨翩似秋蔕

潘岳楊氏七哀詩曰淮如葉落樹邈然雨絕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為雨矣郭璞遊仙詩曰在世無千月命如秋葉蔕

眺實庸流行能無算

鄭玄論語注曰算數也

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

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又伯宗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褒采一介抽揚小善

尚書泰誓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太公曰好用小善不得真賢也蔡邕玄表賦回庶小善之有益

故捨耒場圃奉筆兎園

詩曰九月築場圃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兎園之樂築兎園也

東亂三江西浮七澤

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齊書曰隋王子隆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三江越境也七澤楚境也孔安國尚書傳

曰止絶流曰亂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毛詩曰死生契闊周禮九旗通帛曰旃劉向七言曰讌處從容觀詩書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長裾日曳後乘載脂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文學託乘於後車毛詩曰載脂載舝還車言邁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曹植豔歌行曰長者賜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楚辭曰朝濯髮於陽谷兮夕晞余身乎九陽撫臆論報早誓肌骨顏連琛曰撫臆論心陳思王責躬表曰抱釁歸藩刻肌刻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莊子曰鯤化而爲鳥其名曰鵬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司馬彪曰轉運也又曰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

哉

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滄溟渤澥皆以喻王波臣旅翮皆自喻也解嘲曰若江湖之魚渤海之鳥

清切藩房寂寥舊蕐藩房王府舊蕐眺舍也劉楨贈徐幹詩曰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左氏傳曰蕐門圭竇之人皆陵其上

輕舟反溯弔影獨留言舟反而已留也洛神賦曰浮輕舟而上溯曹子建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謡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

去德滋永思德滋深莊子徐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朞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亦不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

唯待青江可望侯歸艎於春渚冀王八者思人滋深乎朝而已

促於江渚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艅艎舟名也

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 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也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

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 韓詩外傳曰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蓍薪而失簪哭甚哀言不忘舊楚昭王亡其踦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韓子曰文公至河令席蓐捐之咎犯聞之曰席蓐所臥也而君棄之臣不勝其哀鄭玄周禮注曰衽席乃單席也

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 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塡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顧以妻子託朱生

攬涕告辭悲來横集 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竚貽又曰涕横集而成行漢書中山靖王曰不知涕

泣之不任犬馬之誠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心

撰集

到太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彦昇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司馬録尚書事以任昉為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劉歆甘泉賦曰擇吉日之令辰德顯功高光副四海東觀漢記明帝冊曰剖符封侯或以德顯朱浮於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曹植對酒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魏文帝令曰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君子哉咳若改切唾為恩眄睞成飾

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幸聞咳唾之音古詩曰眄睞以適意小人懷惠顧知死所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反謂狼瞫曰盍死瞫曰吾未獲死所徒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苦結切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二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高祖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廝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滅燕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閒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時曰實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知梁武之必貴爲謬先覺也猶仕齊邦是淪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桓生欲借書班嗣報曰不絓聖人之網不齅驕君之餌也湯

沐具而非予大厦構而相賀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也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獵賦曰齊桓曾不足使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司馬彪曰神人無功言脩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府朝初建俊賢翹首阮籍奏記曰羣英翹首俊賢抗足惟此魚目唐突璵璠魚目似珠璵璠魯玉也雒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孔融汝穎優劣論陳羣曰頗有蕪菁唐突人參也顧已

循涯實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荅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千載而一遇者也易曰天造草昧言王者之恩同於上帝故天再造也雖則隕越且知非報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于下毛詩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不勝荷戴屏營之情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任彥昇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也劉璠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帝謂竇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還以漢武見在故云

令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蘊與縕同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搢紳顒顒深所未達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畧術李奇曰搢插笏於紳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顒顒仰天告愬論語子曰丘未達也盗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莊子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以舜之德為未至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魏書荀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

所大懼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十年周禮曰王行洗乘石鄭司農曰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尚書中候曰王至田於溪水畔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八世德名繼軌左氏傳晉士鞅謂秦伯曰欒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經綸草昧歎深微管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人曰天造草昧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劉璠梁典曰肅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

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衆十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間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伐吳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荊河惟豫州班師振旅大造王室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曰振旅言整衆地左氏傳呂相曰戎有大造於西雖累繭救宋重胝存楚說文曰繭蟲緻也古典切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胝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胝竹尼切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椎毀之怳

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歸政閹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堯論語比考讖曰殷惑妲己玉馬走來均曰女妲己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嬉讖曰庚子之旦金版尅書出庭中曰臣族虐王禽來均曰謂殷關龍之後庚子日庭中地有此版興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擒也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淹溺激義士之心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事蕭穎曹建牙東伐吳志曰孫策亡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

曰馬援據鞍顧盼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東觀漢記曰光武兄齊武王以譖遇害上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枕席有涕泣處晉中書劉脩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效祉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王逸曰海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馬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曰盤盡也山戎孤竹東馬景從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東馬懸車上辟耳之山西都賦曰天官景從代罪弔民一匡靖亂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也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功以為己力韓詩外傳曰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

河莊嘉剛而止之曰聖人仁人民之父母今為濡足故不救人可乎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道風素論坐鎮雅俗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熊采同日也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不習孫吳遘茲神武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闇與之會周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也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紂其民皆可誅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濟成也王充論衡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也龜玉不毀誰之功歟論語曰季氏將伐顓史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曰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謝承

後漢書王暢諫劉表曰蘧伯恥獨為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其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不任悾款悉心重竭論語注曰悾悾誠慤也廣雅曰款誠曰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詣蔣公一首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餘天下多故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

六十日不得言而已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尚書曰伊尹作咸有一德泰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台羣英翹首俊賢抗足易通卦驗曰萬人聞鷄鳴皆翹首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史記曰卜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曰魏文侯師子夏學脩漢書注曰擁篲為恭也如今卒持帚也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

生黍七畧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篲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死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常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藉莊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焉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何以當之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路欲則先王之法以翼戴其世主者甚衆也負薪疲病足力不強孟子曰孟子有疾王使人問疾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補吏之名非所克堪乞

廻謬恩以光清舉

文選卷四十